



洹詞紀事抄脫後廿一條
繪抄脫首葉

佛乃豎胡字

保孤祀後有樣本朱書三行

尚書崔文敏公傳

海鹽鄭曉

公名銑字子鍾一字仲鳧安陽人弘治十八年
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脩正德初宦瑾擅權
卿佐皆伏謁跪公瑾史館門獨長揖瑾怒目
視公他日諸史官旅見又皆長揖瑾益怒謂張
綵曰翰林白面後生多輕薄如崔銑尤甚會
孝宗實錄成瑾矯旨史官陞級調部屬州縣練
政理改公南京驗封主事瑾誅召入翰林上書
李文正公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張兵無徒

驅獵翰墨十一年九載滿陞侍讀明年請告歸
嘉靖元年召脩武宗實錄明年日講陞南京
國子祭酒公開誠善誘明教條正文體日夜冠
坐東堂對諸生問難時議大禮江南北大饑人
相食公上疏畧曰近者主事張璉等以先後獻
議超遷大學士蔣冕尚書汪俊脩撰呂柟編修
鄒守益監察御史馬明衡等以上疏罷斥御史
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下獄仰惟皇上
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意大順通

情獨任己意亦曷有極疏入報聞十八年春改
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未幾擢南京禮部右侍郎
都御史王暉言句容朱家巷者皇祖故鄉墳
址且在請表揚公獨持不可曰興王之基失實
為罔事竟寢尋病致仕卒贈尚書謚文敏公宏
才博學好古能文素履矜然出處無玷銑嘗曰
予讀元子述時述命述居三篇蓋全生保行之
道非得已也予自丁丑迄甲申仕于兩京不及
三載餘皆山林間佚之日撫已相時古今何相

遠哉乃仍舊題綴緝已見刊詭反經貽諸同好
云文多不錄

此載吾學編名臣記第十八卷中

洎詞記事抄目錄

文敏公傳

出吾學編

孔子生卒

看朱巷的確回奏

韓魏公事

平生惟事論語

漫記 十一

王安國諫兄安石 李椿論張浚符離
高宗知浚用兵無成 浚輕民命

張九成陸九淵禪陸妄議朱楊妄去
意趙汝愚授柄侂冑吝賞侂冑
以侂冑首昇金安石悞興邦張浚悞
復讐宋亡於道學大明之日

議宋事五條

弱當矯之以強 仁宗不善任富范亟
求成元祐政可惜 太祖太宗仁高真
理大畧 宋論張方平蘇洵范仲淹是非
不一 宋臣疏

晚節

寇平仲 胡邦衡 顏清臣 劉器之

明臣十節

薛文清拒王振 曹石二匹陷岳蒙泉
李賢定太子 李文達薦段堅 楊

繼宗嘉興蕪明治績 陳克菴治臧吏
抗汪直 王端毅獨著節於各引私朋
之時 劉忠宣言廣東市舶閩人橫歛
章楓山超於陳羅莊 雍泰剛果威
烈

記王忠肅公翱三事

不許仲孫印卷入試 長銓不調婿官
求太監後還其所贈珠

王端毅

在位每夕沾油 取無問遺郡守

李文達

羅奏疏丘祭文俱未當

劉忠宣

不能申明戴莊簡執法之實

周文襄

括餘米曰薄賦

漫記 九條

聖上九廟步入雨不張蓋 賀皇子生

忘蒸觸 百官俱青衣角帶疑于混

張甬川議 張懋恭 亢龍無首之義與

龍戰 京師華居大異于成化弘治時

梁儉菴 係民望 士習鈞名致利

佛乃黠胡

傳尚書傳 珪

吳尚書傳 廷舉

陳御史 茂烈

空同子

康修撰為脫劉瑾林司寇為脫寧庶人

羅圭峰

削門人籍逃齋金饒

張仲修 士隆 以副使卒漢中

幼光祿卿李良素賴婚于劉少師 因

內宮災極論時政 論織造中官荷黃

挺 罪大滑斃丐代死 論中官廖鵬

兄弟父子流毒河南陝西 掠治御史

薛鳳鳴殺人為盜罪狀

謠傳

林聰冒名廢儲抗議 文清實不與廢儲署狀

又 微有詳畧

二武士

楊填明門違免表彬 年斌以鎮撫既忠諫

柴村錄

夢中與王端毅論王應韶薛文清

王虎谷

節介不終

孫少鄉 璽

以扶風令代略陽令守城為蜀盜所齧殺

薊盜 劉七

正德之季禍蔓

寧庶人

均徭規則

燕耆志 茹文中

沈諫議

論尚書汪鉞

震澤紀聞

論文達文靖文清俱未核

梅損齋純

猶介喜抄書

洹詞記事抄目錄終

赤岸李氏書舍藏

洹詞記事抄小引

洹詞崔文敏公侍郎銑集也文皆古峻不類今之靡靡緣飾者篇中及宋事與

國家先輩事跡其擬議出於他籍之外可為論

世經國之一助不當埒於應酬制作間也時庚

子秋白露前六日簷溜淙淙聒耳偶檢諸笥摘

而錄之以便搜閱凡不涉記事者皆不錄錄以

考據先聖生卒一條首焉莊生曰證鄉今故故

遙而不悶余之解幽悶者其在茲乎計六十七

則共為一卷寒露前三日錄成後學李鶚狝識

洹詞記事抄

孔子生卒

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
庚子生夏八月也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
八日乙丑卒夏二月也年七十有四生從穀梁
卒從左氏移庚子於十月改己丑為乙丑長曆
可據也傳經之家師次相授况二氏去孔子之
世近生又同地乎馬遷後時而踈陋吾無徵乎
爾宋濂謂周不改時月春秋截子丑二月於前

歲夫史乃紀實難以已意紛亂君即位於歲首
周則子月也春秋正月書即位亦夫子移之邪
丘明周人也正乃其所曆夫改月周之謬也必
為聖人掩之則大輅樂舞夫子胡為乎虞商之
從哉

看朱巷的確回奏

十一月初十日准本部咨准禮部咨該副都御
史王暉奏向容縣有龍爪樹朱家巷係
聖祖所自出之地久未顯揚今宜照近日表章

堯母墓詔書修理臣下墳事例建園寢置守護
之戶一節合行南京禮部堂上官會同彼處撫
按提學御史看驗 欽依着訪求的確奏來職
隨於本月十一日離任至向容縣會同各官親
詣其地先自本縣西門出行十一里過二小山
地名通德鄉有一土穴樹根在內原係櫟木四
枝屈曲向上枝頭各有五指鄉人異之呼為龍
爪今枯朽八年穴西田一段各衆稱即朱巷故
址弓量丈尺得地五畝西距京八十里見今民

楊春為業自巷基西行一百五丈斜坡土脊一段株木一科木下一穿故老相傳

朱皇帝家墳弓量丈尺得地三畝遍生荆棘並無丘隴石碑西北古廟一所壁畫神象并書句容朱安八字樣石香鑪上刻朱慶社二十八戶置凡七十六字職等反覆看驗前地總是一片荒坡地勢欹斜各衆雖稱某為巷某為墳略無遺跡可認雖稱故老流傳別無碑籍可徵仰惟皇上下大孝冠百王至仁普四海古帝之母異代

之臣杯土可辨特放恤典若句容此地果如原奏是乃

聖祖千百年積慶之原

皇朝億萬載興王之基禮意深長事體重大職等旬日之內竭力訪求止於前所開載未見的確豈敢信擬扶同自陷於欺罔不忠擬合會案回咨本部查照具奏定奪

時嘉靖己亥

記韓魏公事

魏公平生不談禪嘗曰吾自少至老所踐履惟

事論語未嘗敢湏臾離也晚鎮北門年已六十
餘他日病不視事家居有親客造卧內見案上
止一唾壺與論語云崔銑曰宋人紀公德者無
此言也予得之小說吁彼烏知公之學哉人之
所以為人者性也性之著道是也道之實五倫
是也君子定其心以正行行中倫而心之存可
知矣夫子之履曰孝弟之教曰文行忠信惡貧
賤而慕富貴怨天而尤人斯失性矣何學之有
韓公秉直而人不怨大功而人不忌事常而垂

休蹈竒而泯迹亦庶乎論語之法與嘉靖癸巳
夏五月二日柴村農舍識

漫記

洹野子曰宋史濫矣曷從而徵實誤國之臣亂
真之儒後猶有稱述之者道其不明矣夫未月
治稼柴村雨晝默坐因記他書可證者著於篇
王安石之變法其弟安國諫之不從乃哭於景
堂曰吾家今滅門蓋知其必亡宋也

張浚興符離之師李椿告之曰復讐討賊天下

大義也必也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可圖今
議不出於督府而出於諸將已為興師之凶况
藩籬敝儲備薄將多非才兵弱未練節制未允
議論不定彼佚我勞雖得地不能守也李公洛
水人朱子志其墓乃力行之士云

張浚出師與高宗克日復中原岳飛曰相公睡
語邪遂忌岳陷之而死高宗謂趙鼎曰浚措置
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復尺寸之士朕寧亡
國不用此人浚又上疏言兵高宗曰浚用兵天

下皆知之富平淮西兩敗矣今又生事乃下永
州之命史氏皆咎其君之不用浚也非實也

實錄曰符離軍敗浚鼻息如雷魏公有是定力
邪果然是其輕民之死宜其敢用罔也

周密曰張九成叅杲之禪陸九淵又叅禪於杲
之徒得光云杲謂子韶曰侍郎得此霸柄可改
頭換面說向儒家子靜門人詹阜民瞑目坐半
月陸子目逆之曰此理已顯夫張以禪語亂經
陸以禪定亂德

陸子亦讀書煖道乃譏文公言麤喻鄙其忌心
之黷邪揚簡欲去意如彼攻時文而取官理政
事而著功非意孰尸之二子務為大言以庸人
而不檢其所行也噫

宋光宗之病心至于子蒞昨而不知蓋沉潰矣
不朝重華非罪也宰臣有王曾韓琦馬明舉上
疾昭示百官請子監國崇朝而定唐順憲是已
趙汝愚用趙彥逾之策付於侂冑致禍邦家故
中國寧威之不振不借兵於夷狄君子寧事之

不成不授柄於小人

唐五王失誅三思唐仍亂矣宋趙相吝賞侂冑
宋浸亡矣謀始如轉丸凶終如回天於乎可忽
哉

寧宗以樓鑰倪思之言以侂冑首畀金蓋以縣
鄙自居金之尊無敵於天下矣寧宗之世金虜
衰頽中國恢復之幾乃不自疆而安於弱夫正
法戮奸各國之政何與於金耶噫宋尚為有臣
與

宋君厚其臣臣負其君國有大政不務審處而先抗論不求濟事而先潔名神宗求興邦悞於安石而南度孝宗求復讐悞於張浚而請和史浩而下苟延目前留正而下有奔而已矣謝枋得有言宋亡於道學大明之日夫亡漢者梁冀曹節猶有君子起而存之宋亡於韓史賈丁亡能存之者蓋漢之明經以修行宋之注經乃衍詞漢士質宋士浮漢協忠宋爭名

議宋事五條

宋當英神之際其豐而窮窮而變之時乎真宗之民親脫征伐李相以靖生之久失之弱弱則矯之以疆可也楊億攻偶儷之詞破碎聖經流為律賦斯文靡靡矣王安石用經義誠是也不當專行其固謬之訓天子慎德四夷賓之未聞歛財以驕虜與之叙兄弟叔姪之倫若移其財以養戍卒則富移其爵以厲守臣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徙之彼唐祖始臣突厥太宗組頡利於闕下周世宗用中原之兵幾復故疆宋則以

內賂屈已為安懦哉懦哉漢唐之結夷狄將以
取之也宋直畏之爾元祐之變熙寧曰時解民
厄可也猶未得聖人之用乎

宋仁宗明不照遠仁而容奸知王欽若而任之
任富范而不終異於郭公者幾希富公范公剗
弊升治然其志速其規濶速則棘如也濶則曠
如也易曰包荒不遐遺二公殆未喻乎夫君子
定其交而後求孟子先格心而後言事豈亟於
求成者邪元祐任相專矣然天子幼而不英未

聞女主而有大有者時乎人乎固難兼得哉

宋祖任術而裕太宗則行狡仁宗容奸而踈高

宗則受制真宗作偽於好道理宗掠美於崇儒

司馬公擊張方平之奸蘇氏稱其忠德其私也

王安石賤蘇洵之學歐陽擬諸荀溺於詞也呂

榮公謂蘇為浮薄本中乃法其詞歐陽修志范

能解讐忠宣則削其文故是非之故君子慎之

宋臣之疏文繁而用寡氣激而意肆南渡益下

矣必也司馬公之剗當程伯子之條暢叔子之

簡肅范純夫之明白可以觀忠焉

晚節

寇仲平能決澶征而溺於天書胡邦衡敢攻奸
檜而不能忍於黎渦齒壯氣強慷慨立節困極
氣沮低垂就欲故曰志不可滿欲不可縱昔顏
清臣老且躓也而樂於狗國劉噐之久瀕於亡
而却師成秋霜巖巖吁可仰矣雖然二公未知
學也竊異教之緒爾如有學孔子者其浩然之
氣孰得而易之哉

明臣十節

銑自童丱好訪求賢士大夫善行先君是之每
舉以語銑及長遊四方又官兩都聞見日充南
昌東白先生張公告我尤詳庚寅秋八月獲禾
後渠夕涼寡慮乃取其不疑者十節識于篇皆
傳志之缺者云相臺崔銑書

正統初王振問大學士楊文貞公曰今九卿無
山西人豈皆不賢者乎文貞曰僉事薛瑄其人
也已而文清至京振使僕致餼於文清文清固

却之僕曰公何駭與諸方面以千金求通於吾
公不得階君反却其餽邪禍將立至吾危君吾
危君僕歸跪對振曰大權在我不厚鄉人以美
官而乃餽酒肉彼却之固當已遷文清大理少
卿又餽又却之亦不往謂未幾文清得罪
天順初岳先生正以修撰入閣 英皇召而
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內臣武臣權重上頷
之曰已諭岳公退告曹欽石彪令謝兵歸第不
然上將有疑心二凶走告太監吉祥吉祥詣

上垂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 上曰無之乃
召正責其漏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叛之
滅即今無可按之誅吾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
令早自為計 上不說二凶遂陷岳公西戍
尋即叛誅

天順末諛者謂 憲皇景泰嘗廢之當別立
嗣 英皇意疑之獨李賢不從一日 上
病卧便殿召李賢諭曰今庶事頗寧顧大者反
搖奈何賢曰此謂國本也力陳不可動 上

曰然則此位竟傳太子乎賢叩頭賀曰宗社幸甚遂傳旨召太子須臾至賢曰殿下事定趨入謝太子抱上足對泣諛遂不行成化初李公遭喪奪情寔憲皇固眷云

段公名堅字可久蘭州人為福山令李文達公薦遷萊守二公竟未面也後改南陽段公尚教化凡屬吏不法者即案問民或良或奸相宜訓治識王凝齋尚書張貢士純於微賤躬督令學皆成名儒民翕然向禮女纓而殉夫死者二人

公自往祭南陽至今美俗公嘗被酒杖囚醒而忘其故是後飲既不答

楊公繼宗知嘉興治一豪強伏罪而釋之其民改行杜門五年不出後以事入城行由治前橋公識之使人召而來曰爾今為吾良民矣遺米一斛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金莫敢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部欲出之乃詰公曰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去公踰

壯年即獨居在嘉興九年止一老僕朝夕飯兩
盂蔬兩豆而已夫人自其鄉來閱三日促歸官
滿田郡居宿客堂蔡介夫屬清操獨以絕欲為
難能常歌公行自勵云

陳克菴先生選長憲河南守令用非刑者笞送
吏部不貸贓吏然受賂百金者要辭但列六七
錢或問之公曰污人惜財如惜命如責賂厚彼
挈而貨權人則法撓而難除矣然吾權此待茲
時非正法也太監汪直被命巡郡國威俾人主

至汴自都御史以下俱合參若朝禮然獨陳公
長揖不屈直令左右負而劾公呼曰內官乃辱
朝廷大法司邪直慄然命釋公

成化中政理物豐臣無重譴內則宦戚外則閣
部各引私朋寘清顯及閣汪直吏李孜省嬖戚
萬氏驟寵又進退大僚矣惟王端毅公著節焉
公撫雲南乃擠之危公舉大體略苛務摧強伸
窮雖錢閣亦心仰其治土夷詳近略遠凡政下
用片紙直陳數言事妥詞省滇人傳誦至今公

治經就所行而究多易稽訓嘗言宋諸儒可謂
善言德行矣門人稱尊之文不無過實云

劉忠宣公大夏在司馬 孝皇眷之造膝奉

對所謀雖輔臣不與聞一日 上張緞衣于

內宮之隙屏左右召公問曰朕守 祖訓不

敢踰分漁民然各省歲奏民窮而亡者何大夏

叩頭曰臣在廣東久請言廣事市舶一闔歲所

歛與省大小官俸稟埒稍縱又倍蓰皆辦於民

上曰此弊久病之但朕在內勢孤如陳寬靖已

李榮庸劣不足慮惟蕭敬悉故事朕所須問然
不假以權此事卒難大更但老者死或以罪罷
不以嗣代可也綴衣後一童闔伏地竊聽未幾
孝皇棄天下忠宣竟戍甘州

成化中白沙陳獻章學禪而踈一峯羅倫尚直
而率定山莊杲好名而無實皆負巨望焉楓山
章公懋質約淳雅潛修默成甫四十年棄官還
郡賀諫議欽鄭御史已皆責公交踈於陳莊公
遜謝之後白沙受清秩而交泛一峯行鄉約而

戮族人莊晚又仕而敗章公德行無瑕起掌南
監日闡經訓勸士進德略其瑣屑常矩恭和羅
欽順為司業方嚴沉密能裨公之教董吏部玘
稱公留心經世之務每一政先稽古典次參以
制折衷于道而定矩焉家故田居諸子躬操器
治農邑令過訪諸子輟耰跪迎在司成其子自
金華徙任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知請罪公笑
曰吾子垢衣弊履宜爾不識也論者曰古三不
惑公有之矣

雍泰字世隆西安人剛果自任所治以威烈著
稱許襄毅曰世隆有克亂之才必死之節巡撫
宣府指揮李稽閣老西涯甥恃援橫作雍公榜
掠將竄之西涯右稽懇雍公除名正德戊辰劉
瑾屠虐縉紳有勸其起時望以礮厭議者乃起
雍公南國操江遂拜南司徒公憤悒不樂或問
曰今將還公于朝政奚所先公曰請戮劉瑾爾
聞者吐舌已瑾怨公不覬謝仍故除名凡在先
朝薦公者皆得重譴云

記王忠肅公翱三事

公為吏部尚書忠清為英皇所任信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列卷火之

公一女嫁為畿輔某官某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婿固不遣悲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遷我棄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固憐

者何女寄言于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噐擊傷夫人出駕而宿于朝房旬乃還第婿竟不調

公為都御史與太監某守遼東某亦守法與公甚相得也後公改兩廣太監泣別贈大珠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賄得之昔先皇頒

僧保所貨西洋珠于侍臣某得八馬今以半別公公固知某不貪也公受珠內所著披襖中紉之後還朝求太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若翁

廉若輩得無苦貧乎皆曰然公曰如有營予佐爾賈二子心計公無從辦特示故人意爾皆陽應曰諾公屢促之必如約乃偽為屋券列賈五百金告公公拆襖出珠授之封識宛然

正德中予聞上事於今學士吳郡徐縉司業上海陸深二子聞於少傅守溪王公固信不誣恐泯也約二子志之予追書附集中嘉靖

丙戌三月巳酉銑書

王端毅

耿文恪公居太宰有譽公可繼端毅者文恪曰王公孰可當之其在位吾夕過其第必見蒼頭沽油也銑先公守延安考滿考功郎中佐持牘上王公曰汝未盡斯人之節邊吏率自潤斯人約身裕民歲歛止征坐是停祿恒餒其妻子公乃自署考曰清白之操詳明之政次日先公堂辭謝曰某遠郡吏何由辱公之知公曰

留三原鄰郡惟君無問遺爾秋日檢書覽公奏議擊奸守法一介弗撓乃籍上事嗟乎元臣勛

名固不以巧辭飭行而取哉甲午秋日相臺崔
銑書

李文達起復

文達奪情而相非義也然出於
新皇眷倚
之篤非文達求之也羅氏勸
君遂賢之請可
矣迺襲宋士詆嵩之文醜言過斥何歟永樂以
來南士柄國文達起北方又自外寮入司密勿
久畜咻忌羅氏亦用於巧者欵丘文莊之祭文
遂贊其富貴追觀文達貲產不踰中人夫盡文

達之生曾無一善可名乎吁可以鑒群情矣

劉忠宣

孝皇之任忠宣天順而後未有也惜乎忠宣無
以奉
清問廣德心者嘗聞戴莊簡以執法被
譴
上問曰古有是否忠宣錯愕無言良久
曰有皋陶執之而已矣此擬詞也如
上詰
實何以答之况諸司行政被沮寧無可揚者乎
是時
上亦信內閣彼三臣者皆善私已又不
可與儷於忠宣也弘治之化遜於古
孝皇

之澤斬於子悲夫嘉靖丙戌仲夏孤臣銑泣血
識

周文襄

文襄其知巧之才邪非可與語裕民之政也民
共正賦已竭力矣奚從而餘米括餘米而曰
薄賦則朝四暮三愚弄其民而已餘米豐衍乃
奉貴宦結交游修釋子之宮濫費生民之膏血
蘇人幸寬目前乃忘其厲已而祠之追觀漢臣
之富民力農也唐臣之生財善賈也君子弗貴

曰君不志道而富之祇以長其侈大如漢武是
已况文襄者曷足多哉

知巧之才乃足以守寵吳氏文集
善用其巧享應世盛名傳也

漫記 九條

五月十日 上告事九廟 臣銑當陪祀先以

子刻入候是日頭痛體倦又雨甚寒 上至

廟門步入又自 太祖廟步至 睿宗寢

聖容恭肅而安雨不張蓋 臣懌然曰聖人也頓

忘其疾祭歸康適矣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聖人以神道設教此之謂也

七月十日入賀

王子生陰霧蒙黯臣銑拜下

而出始覺蒸觸不堪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心方致敬外物不干也

一日入朝百官俱青衣角帶小臣肩貴僚而行及辨貌乃驚而遜若他日緋衣刺補腰帶金玉品次自章卑不抗尊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釋者曰變化而無為此之謂也夫讀聖經者不得之躬行徒校諸紙上之言祇增煩贅銑入朝有寤識之以見凡學莫不然也

客有譽張懋恭能立事者銑惑焉問張甬川常父常父曰張壞者多而得者少壞者皆大體得者僅細故也銑以為然

客問亢龍無首之義荅曰皆上九之詞也九五以下皆賢人之象上見羣龍勿為之首如堯咨四岳以得舜也天高矣必下交於地萬物以生君尊矣必謙接其臣萬化以成五以下皆天德也上不可為之首乾之亢者獨上九爾自五以下皆當實也又問龍戰荅曰陰極而僭故曰龍

小人而疑君者也下五陰良臣也戰而攻去之
若晉臣伐蘇峻宋臣討謝晦月盛掩日臣強逼
君名之曰龍責君也說其小能久假以摧辨之
不早縱使至此若夫陽道之亨豈陰可亢故以
龍為陽者誤矣

成化中風俗儉朴先君為司馬郎銳時十歲尚
記先君貫屋自深巷入轉東土垣小門內屋三
間秣馬又土垣小門入寢三間東三間為客次
寢之對有垣及門小屋二間爨室也弘治中官

頗治屋然西涯閣老宅尹天官故第天官又名

以賄敗者在陋巷椽柱皆樸櫟小材但稍廣廠

今被 召至京大官自造華居襲石采椽連薨

別院價至萬金者李序燕客酒半出玉笋相酬

金銀不足珍噫奢樂極矣其無患乎成和以前尚敦
儉樸

詔還梁儉菴司徒捷人丐子相語曰今天開眼

取回梁爺然則司馬入朝百姓留之宜也西長

安有屋一區價二百金子嫌其敝陋儉菴至即

居之但掃地塗壁余愧不及也然余不能久留

京故假官署貫民室而已

弘治以前士攻舉業仕則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覽能文者間有之衆皆慕說必得美除自

孝皇在位朝政有常優禮文臣士奮然興高者模唐詩襲韓文閣老洛陽劉公惡之教人看經

窮理弘治末頗知習左氏史記矣今日士著書則自謂周漢摘詞則自任風雅然皆六朝餘習

講學戒於相襲各擇一義為門戶敷演令不可破甚者崇好佛經老子曰精於六經大抵釣名

脫葉

以致利而已其行猶夫人其心之詐則莫也測

予讀通典西域諸國其金花座及身被寶珠即

佛書自炫者幻人之術即佛書誑世之誕也佛

蓋黠胡善幻服其域之人近理之言中國士以

莊列文之傅子奕可謂高識矣予舊著述謂佛為西方上智今

讀通典考西域列國之俗則佛乃其國之黠者予昔日之言過矣

傅尚書傳

尚書名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丁未進士入翰林正德辛未為吏部侍郎宰邃菴方得名於時

士皆趨附宰邃善招拔外號秉直陰樹私黨又通餽遺尚書數爭其不公宰邃弗堪越次晉禮書實遠之耳是時相李與宰邃各相結託而李公婿為儀曹郎中往尚書遇郎中厚恣其為常字而不官呼傅公乃案其廢法數咎責其婿郎中遽遷間曹避去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主外廷知之無徵以諫番僧奏討田百頃為大慶王下院傅公遂劾僧曰法王何為者至與尊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

優人臧賢被寵能軒輊士夫士夫或與善賢因是請改牙牌製如羣寮印文改方者傅公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即遺爾辱禍靡極矣優乃戢但與新之盜劉六擾中原勢炎炎熾太監閭以侍郎完征之不
能滅乃先行左右賞閭後曹又立監鎗名謀出
統軍命多官議可否眾依違不斷傅公怒而言
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多冒功者失士心賊在肺
腑孔棘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

償責諸公尚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監鎗者
傳 旨令傅公致仕予友何中書景明直 內
閣得見諸司奏語予曰往禮部奏最簡及傅公
來特煩於五曹蓋無事不爭爾論曰銑在南封
部嘗與羅太常圭峯論 內閣臣圭峯曰能割
頸者斯稱矣蓋言伏節也銑請問今之君子圭
峯曰求其次邦瑞可矣銑謂傅公樸木人斯言
殆激與及後乃深歎圭峯之智云

吳尚書傳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洪武中其祖戍梧州遂
隸戎籍成化癸卯年十九舉於鄉丁未舉進士
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如水字民如子減賦息
訟乃刻家禮寔行之都御史屠滹檄吳公至督
府與之言甚溫吳公曰廷舉越境奔命宜有地
方重事請發令順德權鑄屠為修家廟吳公曰
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
用遂辭出屠令他邑成之市舶太監給銀買葛
吳公即用之買二疋曰奉此為式如不中意請

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御史汪宗器
惡吳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何也吳公壞淫
祠詆觀寺以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及修學宮
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俱列斤兩鄉大夫
二子犯盜並論死吳公生其少子標其戶曰盜
後少子改行乃泣懇曰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
今盜其門大為先人辱請就死吳公為撤之御
史即捕盜令自首賂知縣乃毀門表不即理前
事盜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令加以嚴刑不易

口是時吳公囚服梏手日詣訟所分析所費無
私盜狀上御史大慚命釋吳公弘治丙辰屠入
為吏部尚書遷吳公成都同知一年以憂回起
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二事廣東盜起馬端肅
劉忠宣薦陞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池水盜平之
改兼鹽法正德己巳也逆瑾方用事天下鎮守
恣橫吳公劾太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
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
賂劉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列上吳公罪鞫之

無狀止以枉道回械首吏部前主事宿進輩謀
抹之天官張綵取閱其諸藁心賞其能言於瑾
凡械首十二日放鴈門充軍再月赦瑾亦誅晉
雲南副使江西參政討姚源賊用兵已歷年總
制臣數易官顧其私兵不協力費以萬計吳公
雅多知略勇不避難及逢盤錯益喜截決前已
數用勝兵茲則設奇取捷不困甲冑出入輕脫
諭責解散反為賊得奉之入巢周衛耀威劫公
求撫吳公如前責諭詞色亡撓久之伺得賊中

要領因用其巨力而譴微輕者許以利令其僕
妻賊女遂執其酋公亦出一鼓平之晉廣東右
布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驛遞之役弊更
患除矣嶺西徭獠作亂命兼兵備副使經畧湖
南飢吳公以副都御史賑濟辰州土官相讐公
立約使平又疏六事陰備甯濠之變當道不用
濠反君子曰用吳公曲突之謀無患矣濠嘗遣
使遺天官陸完金簡曰宜急易孫燧代之者某
某俱可吳廷舉切勿令其來濠敗邏者獲之

今上召為兵部右侍郎上疏犯輔臣改南工部
又改南戶部晉右御史都理南畿折豪強植貧
弱禁私驛止妄工吳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瓜敝
衣帶穿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志誠雄偉言行必
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冒饑寒
而施予不較有無晉南工部尚書即疏歸歸二
年卒所居湫隘門巷不容雞飛無郭外田邱墓
之寄十餘畝卒之日無衣以斂無棺以殯都御
史姚鏌為營辦靖州土官持金來謝德卻不受

及是各來弔哭平生篤友誼見良士心下之忘
其人已在大學南城羅玘四十餘以貲貢吳公
悅其文奇兄事之景鳴病痢僕疫而死吳公
為煮粥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反景鳴病瘥同
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
獻臣生我也在順德同年鄒智疏柄臣奸邪為
所陷謫石城吏目死吳公資之歸其喪於蜀倅
成都梓其遺文順德生員梁景行直而文吳公
與之友宗烈棄晉江令返壺山吳公數薦於朝

嘉靖初起為鎮江同知大學士楊一清再附重
人入閣其族子留者干官府害里人宗烈獨治
之鞭其奴改王府長史請於王至蒼梧視葬
已宗烈亦卒嘉魚李承箕世卿不仕善為古文
布衣李孔修子長苦攻詩皆所厚善忠宣公在
廣左轄吳公在令至省忠宣館之省衙尺書稱
大夏頓首吳公好讀書無不窺索積至萬卷好
文清及胡敬齋錄采其要言作詩效陳白沙覽
者見其志簡牘情理精切規人所不及無諛詞

奏草煩悉剴當俱未編次為集卒時年六十有
六論曰銑平生頗識當世賢士大夫如吳公真
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也銑嘗謂之曰許友死
未知公然否此外公優為之嗟乎吳公衣食人
廣惠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政四十年百瘁九
死皆歷之不能一月安於朝推下賢哲不憚屈
已比卒未聞報德者孟子曰命也

陳御史

陳御史茂烈莆田人棄官養母灌園藝蔬太守

閔其勞遣二力助汲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論者曰孝廉詣極矣先倅吉安明允公恕民立祠歲享云

空同子

正德改元八閹道

上燕遊閣部臺諫協請

誅之不克閹遂竄斥諸臣已知部之奏寔空同子贊成奪官降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戊辰劉瑾必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赴京人意其必死是時瑾敬禮脩撰康子康子謂瑾曰李生能法

皇祖為文殺之大失天下學者望瑾嬖人姜達亦申理瑾乃賢空同子既釋係又欲用之選部空同子託以痼疾康子為力請得免辛未瑾誅起為江西副使提學 敕許舉聞重事空同子振學泣士外大有更白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空同子非其隳職各起訟當路素忌空同子才名落職間住要辭曰臨官不讓云爾聞者笑之曰斯以虞之臣責過空同邪甯庶人方畜異圖威劫謀內省臬受制知空同子不可撼陽下

之及庶人叛滅有言空同子亦疑於黨附者當
路又將陷以法司寇寇見素公不可止

羅圭峰

羅景鳴者振奇人也故其言捷於異而嗇於典
其見照於細故而闇於大然能自治偉詞不亂
於顏習往西涯公處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
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亡是非之
心景鳴責引大義願削門人之籍甯濠將叛遣
使齎金餽景鳴於山中景鳴知之一夕逃去家

人莫知其處噫烈矣哉

張仲修

張士隆字仲修河南安陽人弘治乙丑進士正
德壬申晉監察御史朝臣各立從或以門生或
以鄉里故知附大臣大臣利其偵事護缺曲庇
顯升仲修惡其然光祿卿李良素諂事少師洛
陽劉公得美遷又以女字少師孫子少師以諫
為劉瑾所逐良詐言女死乃他適仲修上疏劾
良且曰使今大臣知彼小人終必相負盍早絕

之而遑遑乎延正人也良竟坐敗甲戌內宮
災上疏曰 陛下前有逆瑾之橫後遭薊盜之
亂既不之警方且興居無度暱近非人積戎醜
於禁中戲干戈於卧內徹夜燕遊外見烟燎內
廷大土木權豪競侈華親信內臣取貨於外又
扣軍糧皆名進貢織造龍幄科害靡極鄙猥無
聞使之巡撫納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虜發
民竭而兵罷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張璞
則死詔獄閭閻之苦禍機之畜皆不知也今宜

痛懲前弊更宜克慢絕淫早朝親政講官說經
師保論道究精一之傳考興亡之故以表天下
褒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狡穢之羣廣廈細旃
之樂孰與邊徼凶危之隊不報乙亥巡按鳳陽
織造中官史宣酗酒作威以大財括荷黃挺三
日賜棍有拒令者杖殺之無論自都御史不敢
禁仲脩疏言之且列其賄若干丙子還京守道
事有張順者京大猾也隨中官守雲南毆門子
死潛回京避之雲南撫巡移文逮之急乃出官

以二隸押送至桃源重貨二隸竊取淮上病丐
斃之二隸告順死勘實給文歸已三年矣仲修
閱案疑之密廉之數月果得順坐殺二人罪時
錢甯大有寵賜姓朱廖鵬附之初鵬以中官廖
堂為兄守江南鵬凶殘積金帛如山既敗又以
鑿為兄鎮守陝西而其子鎧用事廖二名振京
師傾財納士夫自師保元臣相與接席酣飲或
至旦仲脩率其僚疏其罪且曰堂來鑿往兄甫
罷而弟嗣任鵬內鎧外父制中而子擅利鵬毒

河南已起內盜鎧毒陝西必召外虜朝廷豈無
他才專用一家兩省亦有何罪日受百害邪鵬
甯大恨罷職御史薛鳳鳴殺人為巨盜被逮又
夜自殺二婢子置朝門外懷牒訴其冤鳳鳴素
事逆瑾致富又凶愎當案者即遜去累年不決
都御史幸菴彭公以獄付仲脩及許御史完二
君掠治取服鳳鳴知事急貸錢甯以其妻女往
要之甯受鳳鳴愬為上 奏乃下仲脩及許子
補之獄七閱月仲脩降判晉州補之定州判

江表言事抄
三十一
謫傳

銑聞之東白先生張公曰 景帝將廢儲而立其子令百官各署狀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執筆大慟給事中閩林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景帝聞之改林為太子司直郎林欣然自負高選云今諸家文家謂林為忠蓋林後尊顯諛言相傳爾張公又曰使李公推慟心於狀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是時諫者三人鍾同死於獄章綸雖貴咸黷貨敗節也

景帝易儲時薛文清以大理丞治餉於滇署狀無公名予國親見國史然爾謝理東岑子乃譏文清非也然本朝士節不厲少遭變事鮮不諂附者

又 此係複然彼此微有詳畧皆錄之

弘治乙丑東白先生張公語銑曰 景帝將易儲命百官列狀署名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垂泣而已給事中閩人林聰退而告人曰吾慟而不署 景帝聞之遷林太子司直乃陽陽自負高

選云林後貴顯諛者傳之故諸家文集有譽林
之忠者先生又曰使李推涕心於執筆豈不毅
然丈夫哉銑少見東岑子譏薛文清之隨正德
戊辰銑與脩實錄得見國史文清以正統己巳
起丞大理督餉征苗景泰辛未歸朝壬申陞南
理卿署狀時公不與焉亦無銜名嘉靖己亥秋
寓居詹事後署錄之告諸同志

二武士

英皇北狩勇士袁彬門達寔從 英皇復辟彬

達皆官都督而達見寵用差校中外偵事所陷
即覆滅凡害數十家 上將罷朝東顧則呼

李賢西顧則呼門達彬忿有責言李公數奏門
達橫達深怨此兩人李公素履純而彬無政莫
以為名乃据他事將以危法中彬內外寃之而
莫敢發錦衣羨軍楊墳忽僦居彬屋而市其居
閱月上奏辨彬無罪列達大惡 上付達推
鞫墳泣愬曰袁公居我嗾我陷公約事成賜百
金達笑顧其下曰我固疑此即入奏已達械墳

三木暴廳下退食後署出則杖殺之塤大哭且罵李賢達聞之令釋塤刑而入塤曰袁公不知書乃李閣老草奏且兩人害公寵而公自鞫縱實何以解天下疑何不請司禮大閹廷訊即爾此兩人齏粉而公常見寵矣達深然之傾食雞臠於器食塤密藏雞骨衽中果太監牛玉出訊塤曰吾哀彬無罪昔駕留虜廷羣臣惟彬從備嘗艱苦憤達負明主恩失天下心故冒死言之且吾不逮袁李即與死溝瀆者等爾今日

聖天子奚從知况達食塤教陷此兩人遂出雞骨且曰今中外皆欲寢食達也顧未敢發爾牛玉入奏即詔釋塤

牟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事八閹竊政逐大學士劉文靖公削韓忠定司徒秩諫臣劉莖戴銑以下凡數十人俱下詔獄斌輕刑莫居曲為申救御史任諾愬諸寮上奏署其名彼實他出斌曰古人恥不與黨人公乃為忠而悔邪劉瑾令斌復要時去銑奏首權閹字斌謂其寮

漢言事抄
三十四
曰存此則諸公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為計奏入瑾怒又偵知庇言官實遂廷杖斌垂死瑾誅斌復在鎮撫知府劉祥與橫閹相論奏閹賂張雄令曲歸劉祥并賂斌斌不從雄陷斌安置武昌感疾而卒斌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循舊事官賻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若受金行及此矣斌庠屋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論者曰正德中前則劉瑾以慘行其毒中則張永以

巧蓋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甯江彬以愚暴肆其罔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凡三人云

柴村錄

戊戌四月二十二日子如柴村獲麥夜宿西齋夢三原端毅公見訪坐評今代名臣無全褒者公曰心地乾淨行事自當銑對曰乾淨者聖人無欲也聖則天公又曰王應韶何如人銑未及對公曰其人苛而無策朴士至百不恤其死銑

日其志可則也如濟以王懋學之平斯美公曰
文清公之佐大理王振引之若辭而不往愈於
抗而得禍銑竦然異其言遂寤夫王公古之大
臣也休休樂善晚起掌銓選賢為屬他以忠諫
久廢者王徽黃仲昭賀欽以迂直被抑者周瑛
祁順公皆辟用銑謂桓文並伯晉代主盟齊遂
不振者晉臣讓善齊權相軋耳昔楊東里名薦
士多私所好古廉老而不相他何舉焉王公不
遐遺不朋引明興以來斯人而已

王虎谷

王虎谷雲鳳之節介豈非強哉已乃甘張綵之
臨受劉瑾之包與瑾嬖人孫聰交不終矣古云
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雖臨難當劇猶不可輕
予况平時邪彼人何心也欲共之興學乎今翰
林成均秩文而清士好文者慕得之鄙臺省為
吏夫樹節績言豈限於官守庾折刑何勤非忠
計外階而喪內守甚哉其不思也

孫少卿

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略陽漢中間道也都御
史藍公章集省臺議略陽知縣嚴順懦扶風知
縣孫璽毅而多知可使遂檄璽往城略陽扶風
君既至略陽將下令順恥之教邑人賂扶風君
金求勿城扶風君不聽日周行相地勢布民築
之期一月成城未屆期蜀盜卒至城三面成東
門觀堵始立城中適調他所嚴順曰城必不可
守已曷亡扶風君又不聽順故令也城中人聞
之譁欲亡去扶風君抽佩刀斫坐杙曰敢言亡

者如杙乃盡出城中弓矢刃令士賈輿隸人持
之登城礮石積城上如阜水沃氈披之障矢甲
統十人總甲統五十人總甲五十人官與士統
之曰令爾守南城曰簿爾守北城曰典史爾守
西城曰東城未堅惟予守曰爾士爾甲賊如陷
城戮爾父子妻爾女火爾室蕩爾蓄爾甯勿傷
心義生勇勇則無敵曰凡我官存亡視城民胡
可棄天子命吏勿奔曰爾士爾甲晝傳食夜張
火鳴柝爾甲執予扇傳命斷者刑舟人為令發

漢書卷之九十七
三十七
篋上舟獲之割舟人耳鼻以徇閱三日賊弗克
攻欲去會賊執告急人殺之發公移知城中窘
悉賊眾環攻之攻東城自辰至晡不下有健賊
戴木案趨城下礮石下破腦而死已而順奔賊
陷南城入執扶風君扶風君罵賊賊鬻殺之七
月十四日也賊大掠三日去順渡江還牘報曰
與扶風知縣同奔而溺水蕩扶風知縣尸都御
史怒責求尸棘順大窘與簿謀取江濱一尸棺
之還其鄉其兄弟暨子暨族人啟視之多髯而

碩體非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匭辨事下御史
王廷相治乃得實奏上制贈光祿寺少卿賜
祭蔭子紹卿為國子生於乎順非宿憾君惟恥
其無能語曰忤心慘於戈小忿必敗大謀扶風
君死信烈矣漢中非荒裔也猶待辨而核否則
上下罔於順而不知自蜀盜起至扶風君死時
已數年是時薊盜寇中域桃源盜江西虜寇數
入邊值世久平文臣短於謀武臣短於勇長吏
習於奔初棗強陷民於城下得尸肘繫縣印知

為令段豸也朝廷創聞死事者嘉之贈太僕少卿蔭子為錦衣百戶世襲已而予所聞上祭令祭霍恩西平令王佐裕倅郁采與扶風君事甚偉夫迫而死偶死而畏而死激亢而死彼猶有驅之也志定矣功脩於素節堅於危而安真丈夫哉扶風君字廷信山西代州人

薊盜

初薊盜之起劉七等八人耳後至二十六人辛未歲掠水冶不利乃又西至史泉去府二舍四

面山環七等各喜得僻地可為樂矣雖旬無他虞乃散馬弛弓刀槊掛壁間縱酒歌呼夜召娼女酣寢民兵偵知之約指揮某夜往襲戊夜至史泉東三里止賊皆熟睡是時人持挺可盡殲矣而民兵為甲者利其貲謂指揮曰此屬坐而擒矣而吾輩亡利逐去之而俘其棄餘何如指揮許諾遲明發礮賊大驚乃乘酒力躍馬持矛矢來兵皆走獨百戶張世祿與戰死賊自是不敢恣肆溢為數萬人大師而後克之嗟乎無法

不畏不可以師不貸無疑乃可以勝自今長老
言之未嘗不於邑也

正德之李禍蔓

自閹人谷大用八人思蠱君以極其欲而燕遊
啟八人又進劉瑾使懾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
欲司馬劉公之為宰而攻馬公而黨與分自瑾
逐少師劉公而相權失自杖言官而言路塞遷
秩免患以賂而利門肆朱甯進而閹寵衰江彬
入而巡幸興官輕而頽民窮而盜傑夫思亂驕

藩伺隙而生心矣當瑾時禍烈如焚怨韓司徒
李夢陽刺骨矣眾謂其必死也而免羅僑之諫
吳廷舉之論劾謂其必死也而免何塘之長揖
知縣王勲之不賂也而見重瑾敗而永繼永敗
而甯彬繼命亂至矣劉少傅之辟位傅尚書之
抗奏甯濠叛矣胡世甯曹琥之持法孫燧許逵
之死義嗟乎懿哉若人政奚底於壞哉

甯庶人

武皇在位十年未嗣臣寮請取親藩子入侍甯

庶人濠久畜僭志及是乃厚結嬖幸錢甯及優
賢外廷大臣多與私交者求徵其子成則濠自
取之甯實利其金寶徒以空言相釣至戊寅濠
固要一事為信內府異色龍牋惟賜監國者甯
言於上謂濠忠順宜答殊錫遂用牋為璽
書其諭亦襲通詞而濠大喜又謀伺上
南巡則請幸其國禱祀泰和陰賂左右為助飾
苑囿盛玩好以備供御果中則挾主威而令天
下一旦大位可得也已卯議以三月壬子警道

發駕羣臣自郎中以下百五十有五人伏闕固
留上命廷杖之或罷或降或仍守職而亦
不果行濠計既沮反迹又著遂稱兵北上旋即
就戮矣羣臣杖而死者十有一人

均徭規則

官俸折支以節用也宣德中乃增柴薪馬夫徵
銀以絕他漁也正德以來郡吏皆乘輿嗟乎何
上之設禁日密而臣之便已者善謀哉

燕耆志

燕者者茹叟文中也號時齋隨其父自無錫徙
燕蓋永樂初祀云叟性坦易故不躡於險志慷
慨故不沒於俗解書史睦於族以達於鄉故其
履安友善貴顯而遠利故其交貞天順初叟百
有四年 英皇復辟推恩天下凡庶民八十
以上者賜冠服有司以叟姓名上 英皇御
便殿召見叟說其狀與辭既予冠服帶履燕順
天府又命吏部尚書姚文敏公以下造其第為
賀又六年叟乃終後諸孫舉鄉進士者一人鳴

玉舉進士者二人鳴鳳鳴金皆為郡大夫

沈諫議

大臣讐直言排諫臣懼奪其寵利也然必肆欺
獻佞得上之心而後能行之未有甚於汪氏者
一時諫官掊擊極力而沈君即其一事指擿之
尤委而切雖未即置彼於辟奸心惡狀縣之紙
上足垂永鑒嗟乎汪氏之權利今安在歟
謂尚書汪

鑑也

震澤紀聞

震澤紀聞核矣猶謂文達之賄則誣也徐文靖
之虛已則黨也薛文清之戍則偽也文靖內鄉
人之賄使官翰林當時品曰金編脩畫編修蓋
金不足珍尚古玩也其他之壞典可知矣故采
者慎之慎之

梅損齋

金陵梅齋既化其子貧鬻書以養祖母損齋名
純字一之先世為指揮損齋舉進士授知縣已
更就指揮晉中都副留守不附中官罷歸閒居

十餘年卒狷介無與雖一餐必擇其人與其致
禮然後食篤信程朱氏不好文章家言所藏書
皆手自鈔校予在封部閱其勞送一史代之不
受因記其行示兒輩嘉靖壬辰秋九月己酉銑
記

卷之三

